

主 编 梁羽龙 张海军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译林 第七辑

董贝父子

Dombey and Son

〔英〕查尔斯·狄更斯



中国文联出版社

目 录

第三十四章	另一对母女	(295)
第三十五章	幸福的伉俪	(304)
第三十六章	庆祝新屋落成的宴会	(313)
第三十七章	警告	(321)
第三十八章	托克斯小姐与一位老熟人的交情加深	(330)
第三十九章	爱德华·卡特船长又有一些奇遇	(337)
第四十章	家庭内部	(349)
第四十一章	海浪里的新的声音	(362)
第四十二章	秘密的谈话和意外的事故	(370)
第四十三章	守夜	(381)
第四十四章	分离	(388)
第四十五章	受信任的代理人	(395)
第四十六章	认出与沉思	(401)
第四十七章	晴天霹雳	(411)
第四十八章	弗洛伦斯的出奔	(426)
第四十九章	海军军官候补生的一个发现	(436)
第五十章	图茨先生的抱怨	(451)
第五十一章	董贝先生和社会	(468)
第五十二章	秘密情报	(474)
第五十三章	另一次情报	(489)
第五十四章	逃亡者	(505)
第五十五章	磨工罗布丢掉了差使	(516)

第五十六章	好几个人高兴，斗鸡却令人厌恶	(528)
第五十七章	另一次婚礼	(550)
第五十八章	在一段时间消逝之后	(558)
第五十九章	报应	(573)
第六十章	主要是婚姻方面的情况	(580)
第六十一章	她变宽厚了	(586)
第六十二章	尾声	(590)

第三十四章 另一对母女

在一间简陋的房间里，坐着一位又黑又丑的老太婆，她正在炉火边取暖，一边听着外面的风雨声，一边蜷缩着身子。

房间里除了炉火光外，别的地方都是黑暗，炉火不时地闪一下亮光，映照出一些绝不需要更好照出的东西。一堆破布，一堆骨头，一张床也是破烂不堪的，还有两、三个椅子或凳子也是破旧的。墙和天花板都是黑黑的，甚至天花板还要更黑一些。——这就是炉火的亮光所照到的全部家当。老太婆那被扭曲了的身影一半投射到墙上，一半投射到天花板上，这里没有壁炉，只有烟囱，她缩着身子坐在那里，就像是在女巫的祭坛前期待着一个吉兆一样。

雨点顺着烟囱流下来，发出嘶嘶的响声，老太婆被一声响亮的爆裂声惊动了，她抬起头，认真地听了一下，听到有人轻轻地推门进来。

“谁？”她扭头问道。

“给您送消息的人。”一个女人的声音回答道。

“消息，从哪儿来的消息？”

“国外来的。”

“是海外来的吗？”老太婆大声问道。

“是的，是从海外来的。”

老太婆赶快把煤火耙拢，这时客人已走了进来，站在房屋的中间，老太婆来到她跟前，把手放在她那湿透了的斗篷上，让这位女人转过身来，以便看个清楚。但是她失望了，因为她又放开了斗篷，怒气冲冲地发出一声失望与痛苦的叫声。

“怎么了？”客人问。

“哎哟，哎哟！”老太婆嚎啕大哭起来。

“到底怎么了？”客人又问。

“你不是我的女儿！”老太婆把胳膊举起来，在头顶上紧紧地握

着手，哭道，“我的艾丽斯在哪里？我的美丽的女儿在哪里？他们把她弄死了！”

“她没有死。”客人说。

“这么说，您看到过我的女儿？”老太婆大叫，“她给我写信了吗？”

“她说您不识字。”客人回答。

“我现在还是不识字！”老太婆喊道。

“没有蜡烛吗？”客人问道。

老太婆一边摇着头，一边又自言自语说着她的美丽的女儿，从墙角的碗柜里摸出一支蜡烛，用颤抖的手把它插入炉火，费劲地点亮了，然后把它放在桌子上。

“这么说，我的女儿艾丽斯，托您给我带口信回来了？”老太婆问道，“她说些什么？”

“您看吧。”客人说道。

老太婆非常奇怪，她用手遮着眼睛，看看说话的人，又四下里看看房间，又重新看着说话的人。

“请您再看一看，妈妈。”说话的人死死地盯着她。

老太婆又四下里看看，目光又转向客人，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拿起蜡烛，照了照客人的面孔，大声喊叫着，放下蜡烛，搂抱着客人的脖子。

“我的女儿！我的艾丽斯！我美丽的女儿，活着回来了！”老太婆一边尖叫，一边前后摇晃着她的女儿，她女儿的反应却比较冷漠，任凭老太婆的拥抱。“这是我的女儿！我的艾丽斯！我美丽的女儿，活着回来了！”她又尖声大叫，一边跪在地板上，双手抱着艾丽斯的膝盖，头紧紧地贴着它们。

“是的，妈妈，”艾丽斯弯下身子，亲吻了她一下，回答道，“我终于回来了，妈妈，放开我吧，起来，坐到椅子上，不要这样。”

“这时你比离开时更加冷酷无情了！”母亲抬头看着她，还在抱着她的膝盖，大声叫着，“你不关心我！这么多年了，我过的是多

么可怜的生活！”

“得了吧，妈妈！”艾丽斯挣脱老太婆，说道，“不要只想到你自己，还有我呢！这些年不仅你在受煎熬，而且我也一样，咱们都过着悲惨的生活。起来吧，起来吧！”

“你是否希望我这时和离开之时一样年轻，妈妈？”她把目光转向老太婆，终于开了口，说道，“你是否认为我在那里的生活会使一个人漂亮起来？说真心话，别人听你这么说，真会这么想！”

“这不是主要问题！”母亲喊道，“你自己明白！”

“那是什么？”女儿回答，“有些话你最好别再说了，妈妈，要知道，我出去比进来容易。”

“听听你说些什么！”母亲大声喊道，“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离别，你刚回来就吓唬着又要抛弃我！”

“妈妈，我再说一遍，这些年我俩都熬过来了。”艾丽斯说道，“回来以后更加冷酷无情？当然，是这么回事，除此以外，你还能盼望什么呢？”

“对我更加冷酷无情了！对你自己的亲生母亲！”老太婆喊道。

“我不清楚是谁让我变得冷酷无情的，假如不是我的亲生母亲，”她好像下决心要把任何温柔的情感都彻底从心中清除，“你听我说，妈妈。假如我们从现在开始相互了解，也许以后我们就不会吵架了，我离开家时还是个女孩子，可现在，变成了女人。我离开家时，很不孝顺，没有尽到做女儿的责任；现在回来了，你可以骂我，可你对我尽到你做母亲的责任了吗？”

“我！”老太婆喊道，“对我的女儿！做母亲的对自己的亲生女儿尽责任？”

“你觉得很奇怪，是吗？”女儿回答道，她冷冰冰地看着她的母亲，“在那些孤独的日子中，有时我会想到这一点，直到我对此习以为常为止。总而言之，我曾听到别人在议论责任，可总是说我对别人的责任。我觉得很奇怪——我想这件事情也是为了打发时光——，是否就没有人对我尽到责任呢？”

“从前有一个女孩，她叫艾丽斯·马伍德，”女儿放声大笑，并

用可怕的眼光盯着自己，说道，“她在贫穷中出生和长大，没有人照顾她，没有人教育她，没有一个人来帮助她，也没有一个人对她表示关心。”

“没有一个人！”母亲重复她的话，说道。

“她所得到的惟一的照顾，”女儿回答道，“就是有时候挨打，有时挨饿、挨骂。如果没有这样的照顾，她反倒会好一点。她住在这样的家里或住在大街上，与一群和她一样可怜的孩子生活在一起，尽管这样度过了童年时代，她依然长成了个美人儿。这对她更不妙，她宁愿因为长得丑而被迫害和虐待一生。”

“继续说！继续说！”母亲大声叫道。

“我是要说下去，从前有一个女孩，她叫艾丽斯·马伍德。人长得很美丽，可是受教育太晚了，并且所受教育全是错误的。她得到了很多的关心，受到了很好的训练，获得了很多的帮助。你很疼爱她——那时你的生活很富裕。发生在这个女孩子身上的故事，每年也发生在成千上万的女孩子身上，这只是堕落，她为此而生。”

“经过了这么多年！”老太婆抱怨道，“我的女儿就这样开始了。”

“我快讲完了，”女儿说道，“从前有一名罪犯，她叫艾丽斯·马伍德——那时她只是个女孩子，却已被人抛弃，扔掉了。审讯了她之后，将她判刑。法官大谈她的责任，说她误用了自己的资质，好像他不如别人那样清楚，这些资质已变成了她的祸根！”

“就这样，艾丽斯·马伍德被流放到海外，妈妈，”她接着说下去，“被打发到那里去学习履行她的责任。事实上，那里的情况比这里更糟糕，使人二十倍地忘记自己的责任，且多二十倍地堕落。当艾丽斯·马伍德回来时，她已变成了一个女人，一个经过这一切之后所应当成为的女人。”

“好了，我说完了，妈妈，”女儿摇着头，好像表示结束这个话题一样，说道，“我也说够了，无论我们做什么，今后咱们都不要谈什么尽责任的问题。我想，也许你的童年也是这样，那对我们俩人都更不好。我既不想责怪别人，也不愿为自己辩护。我有什么

理由要这样做呢？这事已经过去很久了，我现在也变成了女人，不再是一个女孩子了，你我都不必把自己的历史抖搂出来，我们自己对此清清楚楚就行了。”

她是已经堕落了，但在她的面貌与身姿中依然透露出一种美丽。当她本来激动异常的面孔平静下来时，她那乌黑的眼睛射出不顾一切的目光，现在则变成了某种类似忧愁而缓和下来的目光。经过了长途跋涉的痛苦，这位堕落了的天使一度消失的光辉，重新又闪耀出来。

母亲默默地盯着她看了一段时间，把满是皱纹的手大胆地伸向桌子对面的她。当她感觉女儿并不反对时，就摸摸她的面孔，把她的头发理顺。艾丽斯觉得老太婆的这种关心是实心实意的，所以也没动弹，任凭她摆弄。老太婆又给女儿重新编扎头发，帮她把湿淋淋的鞋子脱下来，在她的肩上披了点干东西，并在她身边忙忙碌碌。

“看来你很穷，妈妈。”艾丽斯四下里张望了一番，说道。

“穷得可怜，我的宝贝。”老太婆回答道。

“那你怎么生活呢？”

“乞讨，我的宝贝。”

“偷东西吗，妈妈？”

“有时也偷一点，艾丽——偷得不多。我年纪大了，又胆小，有时，我的宝贝，我从孩子们身上搞些小东西。我常在附近一带流浪，心肝宝贝，我已知道了我想知道的事情，因为我一直在留心这件事。”

“留心什么？”女儿看着她，问道。

“我一直在一个家庭附近流浪，我的宝贝。”母亲说道，她比刚才更低三下四，更顺从她的女儿了。

“哪一个家庭？”

“轻声点，亲爱的，千万别生气，我是因为爱你才去那么做，同时也是在思念我那在海外的可怜的女儿。”老太婆向她女儿伸过手去，然后又缩了回来，压在嘴唇上。

“许多年以前，我的宝贝，”她接着说道，“我无意中碰到了他的小女儿。”

“谁的小女儿？”

“不是他的，亲爱的艾丽斯，不要那样盯着我，不是他的，怎么能是他的孩子，你知道他是没有孩子的。”

“那么是谁的呢？”女儿反问道，“你刚才说是他的。”

“小声点，艾丽斯，你吓着我了，宝贝，董贝先生的小女儿——只是董贝先生的。从那以后，亲爱的，我就经常能看到他们，我看到他了。”

“他没想到我是谁！”老太婆握紧了拳头，在空中挥舞了一下，说道。

“他也根本就不会注意到！”女儿恨得咬牙切齿。

“可是有一次我们迎面碰上了，”老太婆说道，“我跟他说话，他也跟我说话。我坐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他穿过一片小树林走开了。他每走一步，我就咒骂他一句。”

“无论你怎么咒骂他，他还是照样飞黄腾达！”女儿用鄙夷的语气回敬了老太婆一句。

“是的。”母亲说道。

她不敢再说了，因为她对面的那张脸由于愤怒而变了形。沉默了一会儿，女儿又问道：

“他结婚了没有？”

“没有，宝贝。”母亲回答道。

“快结婚了吗？”

“据我所知，还没有，宝贝。但是他的老板和朋友都结婚了。我们可以祝他快乐！我们可以祝贺他们所有的人都快乐！”老太婆大喊大叫，“这个结果只会使我们高兴，请你记住这句话吧！”

女儿望着她，期待着下文。

“不过你又冷又累，又渴又饿，”老太婆一瘸一拐地走向碗柜，说道，“这里找不到什么吃的东西，这里也——”她掏了掏衣袋，把几个半便士扔到桌子上，发出叮叮当当地响声，“没有什么钱，

你有钱吗，艾丽斯，我的宝贝？”

当她提到这个问题，以及当她盯着女儿从怀中取出不久前才得到的施舍时，她流露出了贪婪的、狡黠的目光，差不多和她女儿的语言一样清楚地说明了这位母亲与她女儿的历史。

“就这些钱吗？”母亲问道。

“就这些，要不是有人施舍，我连这些钱也没有。”

“要不是有人施舍，是吗，宝贝？”老太婆一边说，一边弯下腰去看着女儿掏出的钱，似乎对依旧把钱捏在手里的女儿不信任，并一直看下去，“哼！六加六，十二，再加六，十八——好吧，我们要好好使用它，我出去买点吃的和喝的。”

“这个结婚的结果怎么会使我们高兴？”女儿问道，“我不明白。”

“我们高兴是因为，”她回答道，“这婚姻没有一点点爱情，可是有的却是高傲和憎恨，我的宝贝。我们高兴，是因为他们高傲，所以必定存在着分歧与冲突，并且充满了危险——危险，艾丽斯。”

“什么危险？”

“我已经看到了我想看到的！我已经知道了我想要知道的！”母亲吃吃地笑着，“让什么人去看他们吧！让什么人去注意他们吧！也许我的女儿还能交上个好朋友！”

这时，老太婆注意到女儿正满脸疑惑地看着她，她很想早点儿把钱弄到手，就匆忙说道，“可是我得出去买点东西。”

当她把手伸到女儿面前时，女儿看了看自己手中的钱，并捧到嘴边吻了一下。

“怎么，艾丽斯，你吻它们呀？”老太婆吃吃地笑着，“这可真像我！我就常常这么做。它们对我们多好啊！”她把自己那个失去了光泽的半便士抵在脖子那松垂的皮上，“它们的好处太多了，可惜不会成堆地来到我们面前。”

“妈妈，我现在吻它们，”女儿说道，“或者我刚才吻了它们——这样做是对给我钱的人表示感谢。”

“为了感谢给钱的人，是不是，宝贝？”老太婆回答道，“没错！”

我也会为了感谢施舍的人而吻它们的，可是我得出去花掉它们，宝贝。我一会儿就回来。”

“你好像说，你知道了好多事情，妈妈，”女儿目送老太婆到门口，说道，“我们分别以后，你已经变得相当精明了。”

“我知道！”老太婆大声喊道，“我比你想象的知道的多，我比他想象的知道的多，宝贝，不久我就会告诉你的。他的一切我都知道。”

女儿微微一笑，表示怀疑。

“我知道他的哥哥，艾丽斯，”老太婆伸着脖子，幸灾乐祸地斜眼看着她说道，“他原本住在你住过的地方，——由于偷钱。——现在他和她姐姐一起住在伦敦城外北边公路附近。”

“住哪儿？”

“伦敦城外北边公路附近，宝贝，假如你高兴，你可以去看看他们的房屋，这座房屋可没有什么值得夸赞的地方，虽然他自己的另一座倒很讲究。不，不，不，”老太婆摇晃着脑袋，大笑着说，可她的女儿已从椅子上跳了起来，“现在不能去看，那里太远了。他的房屋挨着一块里程碑，里程碑旁边还有一堆石子。——明天去吧，宝贝。我现在得把钱花掉——”

“你给我站住！”女儿向她冲过来，说道，“他姐姐是不是一位漂亮的女妖精，黑黑的头发？”

老太婆点了点头。

“我从她的脸上看到了他的一些特征，两人长得有点像！那是一座孤零零的红房子，门前有一条绿色的小走廊。”

老太婆又点头表示同意。

“今天我还在那里坐过，把钱还给我。”

“艾丽斯！宝贝！”

“把钱还给我，要不我就打你。”

她一边说着，一边去夺老太婆手中的钱，根本不理睬她母亲的埋怨和哀求，然后重新披上湿淋淋的斗篷，急速地向外跑去。

母亲一拐一拐地，尽量跟上她。她好像已经忘记了疲劳，一直

向那座曾援助过她的房屋走去。走了几刻钟之后，老太婆已累得气喘吁吁，她只得抓住女儿的裙子。她们穿过风雨和黑暗，一路默默无语。

她们把城市的街道远远地抛在后面，进入那座房屋所在的地段，四周一团漆黑，这时已半夜十二点多了。城市座落在远方，寒风在空旷的田野怒吼，四周只有黑暗、荒芜和凄凉。

“这地方倒挺适合我的！”女儿停下来，回过头去看了看，说道，“今天我刚来到这里时，我这么想过。”

“艾丽斯，我的宝贝，”母亲轻轻地扯了扯她的裙子，喊道，“艾丽斯！”

“你想说什么，妈妈？”

“不要把钱还回去，亲爱的，请不要还回去。我们还没吃晚饭，宝贝。无论谁给的，钱总是钱。你想对她说什么就说什么，但得把钱留下。”

“往那边看！”女儿回答道，“那就是你说的房屋，对不对？”

老太婆点了点头，再走几步，就到门口了。那间屋子还有炉火和蜡烛的亮光。艾丽斯敲了敲门，约翰·卡克走了出来。

此时看到这样的来访者，约翰很惊讶，问她需要什么。

“我需要你姐姐，”她提高了嗓音，喊道，“就是今天给我钱的那个女人。”

哈里特听到声音，就出来了。

“啊！”艾丽斯喊道，“你听着！你还记得我吗？”

“记得，”她感到奇怪。

“我先前怎么没把你认出来呢！还跟你讲话。我先前怎么能接近你，没有根据自己血液的震颤，感觉到你血管里所流的血！”艾丽斯摆出一副逼人的姿态，说道。

“您是什么意思？我做了什么？”

“你做了什么？”艾丽斯答道，你曾让我坐在你的火炉边取暖，你曾给我饭吃，还给我钱，你曾可怜我！你！对你的姓我要吐唾沫！”

“假如我有一滴泪水落到你的手上，那么就让它使你的手变得枯萎！假如我曾对你说过一句温柔的话，那么就让它把你的耳朵震聋！假如我曾用嘴唇亲吻过你，那么就让它毒害你！我要诅咒这座曾经给我庇护的房屋！让悲伤和耻辱落到你的头上！让你所有的亲人都毁灭！”

她一边说着，一边把钱扔到地上，用脚去踩它们。

“我要把它们都踏入泥土！即使它们给我铺好了通往天堂的道路，我也绝不会去捡它们！我真希望自己流血脚在迈进你家之前就烂掉了！”

哈里特脸色发白，浑身发抖，她抱住她弟弟，任凭艾丽斯说下去，不打破她。

“很好，在我刚一回来，我就受到你或你这个姓的什么人的怜悯和宽恕！真是很好，你打扮成一个慈善夫人的模样来对待我！我离开这个世界之时将要感谢你，为你，为你们整个家族祈祷，你可以相信这一点！”

她挥了一下手，好像要把仇恨洒到地上，让她对面的这两个人毁灭一样，同时又抬头仰望黑暗的天空，然后走进深夜的狂风暴雨中。

母亲盯着落在门口的钱币，可是女儿把她拉走了，俩人踏上了归途。老太婆一路上悲叹她们受到的损失，痛心地抱怨其漂亮女儿的不孝行为——在她们母女相聚的第一夜就使她的晚餐成为泡影。

假如不算那些粗劣的剩饭，她可以说没吃晚饭就上床去睡了。至于这一点剩饭，还是在她女儿睡熟之后才吃的，她坐在即将熄灭的炉火面前，用力地咀嚼着。

第三十五章 幸福的伉俪

街道上的黑点已经不见了。董贝公馆高傲地立于群屋中间。

这天晚上，屋里灯光明亮，照耀着周围的一切。晚餐已经准备

好了，就等着主人用餐了。这座公馆自从整修以来，这是第一次准备好迎接主人住进来，迎接那一对幸福的伉俪。

主人这次回来，在仆人们中所引起的关注，仅次于举行婚礼的那天早上。珀琦太太在厨房里喝着茶水，她已在公馆上下察看了一番，几乎把所有表示赞美和惊讶的感叹词都用上了。室内装璜商把他的帽子放在了一张椅子底下，帽子里还有一块手帕，二者都散发出强烈的清漆味。这时他在屋里静静地来回走，有时就从衣兜里取出尺子，量一量那些贵重的物品。厨娘兴致高昂，说她喜欢待在有许多客人往来的东家，因为她性格开朗活泼，从小就这样，她也不怕大家都知道这一点。珀琦太太小声地对她表示支持和赞同，这是她发自内心的看法，女仆惟一希望的是他们能生活的很幸福。托林森先生闷闷不乐，他说他也是这样认为。

每当有车轮声响起，无论他们正在说什么，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侧耳倾听，他们已不止一次地惊跳起来，喊道，“他们来了！”可是他们还没有来。厨娘开始为晚饭叹息，因为它已被热过两次了，那位室内装璜商依然在房间里徘徊，他那快乐的幻想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弗洛伦斯做好准备迎接她的父亲和新母亲。她自己也弄不清楚自己心中如此激动的情感是由于高兴还是由于痛苦才产生的。仆人们在交头接耳。——今晚弗洛伦斯小姐看上去多么漂亮啊！接着，谈话暂时中断，厨娘觉得大家好像在等着她这位主席发表意见，就表示纳闷地说，莫不是——她就没再说下去。女仆也感到纳闷，珀琦太太也是如此，虽然她并不知道自己在纳闷什么。托林森先生觉得此时是把这些妇女的情绪降低到和他一样水平的好机会，就说：“等着瞧吧，希望在这次旅行中有些人能平安无事。”厨娘叹了口气，小声说道：“这是一个奇怪的世界！”当大家都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之后，她又补充了一句较有说服力的话：“不过，汤姆，不管发生什么事，对弗洛伦斯小姐总不会有 harm 吧！”托林森先生不以为然，回敬她一句：“难道对她不会有 harm 吗？”

斯丘顿夫人随时准备伸出胳膊，热烈欢迎她心爱的女儿和女婿

归来，为此，她专门穿了一套很流行的、短袖的服装。她在这个房间里已待了好几个小时，由于晚餐被推迟，她开始烦躁不安起来。她的侍女是一位十分丰满的姑娘，由于考虑到她每季的薪俸比过去更为稳固，还预见到她的食宿条件将有很大改善，所以态度倒是温和亲切的。

这对幸福的伉俪现在在哪儿？

他们终于回来了！车轮的声音越来越近，一辆四轮马车停在了门口，董贝先生和他的新娘下了车，挽手并肩前行。

“我最亲爱的伊迪丝！”楼梯上响起了一个激动的声音，“我最亲爱的董贝！”斯丘顿夫人依次拥抱了这对幸福的伉俪。

弗洛伦斯也来到了门厅里，但没有再向前走，她想等到这些比她更热切的狂喜场面过去，再表示她那胆怯的欢迎。可伊迪丝在门口就看到了她，她在母亲热情洋溢的脸上轻轻地吻了一下，就急忙跑向弗洛伦斯，把她拥抱在怀中。

“你好，弗洛伦斯，”董贝先生一边说，一边伸出手。

当弗洛伦斯用颤抖的手把它举到唇边时，接触到了他的目光，这目光让人感到十分生疏，但当她感觉到其目光中流露出对她的某些关心时，她心跳加速，因为这是过去不曾有过的，当他看着她时，他甚至还表露出微弱的惊奇。她低下了头，但能感觉到他又看了她一眼。她曾经想通过她那漂亮的新妈妈来获取他的好感，现在她又毫无根据地肯定了这一希望。啊，尽管如此，这希望已在她身上唤起了多少令人激动的欢乐啊！

“我想您换衣服不用花多长时间吧，董贝夫人？”董贝先生问道。

“马上就好。”

“让他们在一刻钟之后开出晚餐。”

说完这些话，董贝先生就走向他自己的化妆室，董贝夫人回到楼上她的化妆室。斯丘顿夫人和弗洛伦斯走向客厅等候他们。这位伟大的母亲情不自禁地落下几滴眼泪。她还在用饰了花边的手帕的一个角儿小心翼翼地拭泪时，她的女婿进来了。

“亲爱的董贝，对于巴黎，这个世界上最可爱有趣的城市，你感觉如何？”她控制了一下自己的感情，问道。

“那里天气寒冷，”董贝先生回答道。

“总是让人觉得欢快热闹吧，”斯丘顿夫人说道，“那是肯定的。”

“并不让人感觉特别欢快热闹，我认为它很无聊，”董贝先生说道。

“你在说什么呀，亲爱的董贝！无聊！”她惊讶地说道。

“它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夫人，”董贝先生彬彬有礼地说道，“我想，董贝夫人也有同感，她有一两次谈到这一点。”

“什么，你这淘气的女孩！”斯丘顿冲着向她正走过来的伊迪丝，喊道，“关于巴黎，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伊迪丝扬了扬眉毛，表示厌烦。此时，她从折门走过，只对他们瞟了一眼，就去坐到弗洛伦斯的身边。

“亲爱的董贝，”斯丘顿夫人说道，“你看，他们已经把这座房屋变成了一座宫殿。”

“是挺漂亮的，”董贝先生四下里看了看，说道，“我告诉他们不要节省任何费用，我想，凡是钱能办到的，都已办到了。”

“它还有什么办不到的呢，亲爱的董贝！”克利奥佩特拉说道。

他庄严地看了一眼他的妻子，可是她却什么话也没说。

“我希望，董贝夫人，”他一字一顿地对她说道，“你赞成这些改变吧？”

“房屋已经尽可能地修缮、装饰得很漂亮了，”她用一副淡淡的口吻说道，“当然，应该这样。”

此时仆人前来通报，说晚饭已摆好。于是董贝先生就带着克利奥佩特拉下楼，伊迪丝和他和女儿跟在后面，她匆忙从陈列着金银器皿的食器柜前走过，好像它们是一堆垃圾。对于四周奢华的物品她也不屑一顾，她就这副模样在餐桌前就坐，像一尊雕像一样。

董贝先生看到他的漂亮的妻子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既高傲又冷淡，她的举止总是那么高雅、优美，这让他感到快乐。但他俨然摆

出一副主人的架子，一点儿都没有表现热情或者快乐，他就这样冷冷地，满意地执行着自己的职责，回家后的第一顿晚餐就这样彬彬有礼、毫无生气地进行完毕。

刚用过茶点，斯丘顿夫人就去睡觉了。伊迪丝也悄悄地出去了。当先前到楼上与戴奥吉尼斯谈了几句话的弗洛伦斯拿着她的小针线篮子回来时，发现只有她父亲在客厅里踱来踱去。

“对不起，要我走开吗，爸爸？”弗洛伦斯站在门口，轻轻地问道。

“不，”董贝先生扭过头来，回答道，“你随时都可以来，弗洛伦斯。”

弗洛伦斯进来，坐在一张隔开较远的小桌子旁边，拿着针线活。这是她平生第一次单独与父亲待在一起，成为他的伴侣。她是他天生的伴侣和惟一的孩子，在孤独和悲伤中她曾深切体会到一颗破碎了的心的痛苦，虽然他曾拒绝过她的爱，可是每天晚上，她都满眼泪水，祈求上帝赐福于他，她一直都用耐心的、不怀任何奢望的爱来回报他那的轻视、冷淡和厌烦，并像他的守护神一样宽恕他的行为，为他辩护！

她在颤抖，泪水模糊了她的眼睛，当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时，他的形象在她心中似乎高大起来，她向往他，可是当他走近时她却向后退缩。

弗洛伦斯不想让自己的悲伤惹他伤心或是生气，所以她克制着自己，安静地坐在那里干针线活。他又转了几圈，然后走到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坐在一把安乐椅中，用手帕盖着脑袋，安下心来睡觉。

弗洛伦斯坐在那里守着他，不时地抬头看一看他，表面上她在认真地干针线活，实际上她的脑子在想着他。他能够在她身边睡去，这使她很高兴。想到这些，弗洛伦斯已经感到很满足了。

其实，他一直都在不停地观察她。他脸上的手帕有意无意地摆放，使得他可以随意看到她。他的视线一直停留在她的脸上。

此刻，他又在想什么？他怀着怎样的心情在注视着他那一无所